

李秀实油画选



T223
53

LI XIUSHI Youhuaxuan



霜 降

封 面：曙 光

封面题字：沈 鹏

封 底：欢乐的夜

序

《春到兴安岭》是李秀实同志早年创作的一幅风景画，画面上展现大片森林，一列运送木材的火车正向雪原的纵深驰去；在冷空气中被浓缩起来的一团团机车烟气，挡住了高大的红松……这一切都笼罩在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嫣红调中。这幅油画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此后，我每次遇到李秀实的时候，就想到这一幅画；每次看到描绘林海雪原的画，总是想到长年在那里的李秀实。我好像预感到李秀实在抒写他的本乡本土的风情中，将会闯出一条路子来。

1962年的三九严冬，我为了画《李兆麟将军西征》这幅历史画，曾应东北烈士纪念馆之约到大兴安岭的林场一带，直达黑龙江边，在我久已展望的冰雪世界中度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冬天，我在哈尔滨见到了李秀实，他用满怀激情的东北乡音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兴安岭的话，可以看出他对林区的生活是入境入迷了。后来就陆续看到《静静的兴安岭》以及《兴安岭的故事》等作品，这些油画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令，反映出同一个博大的自然，而且还能从中隐约感受到生息其间的大自然的主宰。

李秀实近年来的风景创作，视野更加宽阔了，意境更加深了一层。《早春》、《黑龙江金秋》、《边陲夜色》、《日落》（黑龙江航标员生活）、《岁月》（红叶）、《破晓》（长城）等等都借助自然景物，在抒情的意向中，寄托着画家对生活的深情和人生的某种哲理性。

在他的人物画创作中，《疾风》是一幅构思贴切，形象激越的优秀作品。肖像画的格局是多种多样的，但表现人物在行动中的肖像并不多见，且尤难于塑造。像《疾风》那样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精神境界通过造型美术和盘托出，令人感到亲切而信赖的形象，更属少见。“疾风知劲草”，邓小平同志昂首行进的熠熠风采，其成功之处，在于构思入扣，塑造脱俗，这在肖像艺术中（特别是刻画领导人的形象），是可喜的收获。

每一个画家的审美感情都是有偏见的。李秀实的造型设色也体现出他自己的审美敏感特征。我们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绘画语言和油画各种形式因素的探索，表现出较大的热情。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是脱胎于他所热爱的生活，从而把生活的自然美，转化为第二自然的艺术美。在浩瀚的艺海中，如何从别人取得借鉴，以辅助自己在艺术道路上寻求前进的踏步，它的根基还在于扎实的生活。我认为李秀实作为兴安岭的画家，他的油画艺术是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

生活·借鉴·继承·表现

李秀实

一

我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美术工作者，五十年代在中学和大学奠定了我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基础。

我认为，社会的人，社会生活，客观自然都是生活，它们都是文艺反映的对象；同样，不具实体状态的“无定形而有常理”的时代精神，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人生感受，民族性格与心理，人民的向往，生活的动律这些抽象性质的现实也是生活，也可以单独地得到某种反映。我想，人，自然，事件，有‘形’与‘神’的问题；时代精神，人民情感……，这些“总体生活”的神，也是可以得到某种概括性和含蓄性的艺术表现的。按照我的理解，文学中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品，抒情诗类的作品就是重视反映生活总体的神韵的。我近两三年来画的一部分风景画，就是想在这些方面做些探讨，尽可能地着重反映一些时代精神，人民感情，人生感受等方面的概括内容。

另外，我认为“反映”生活既然是能动的反映，那么反映的方式就应当具有一个广阔的天地，足以让艺术家去能动地驰骋。人类的认识方式本身，也是随着物质社会的发展处在一个不断扩大和发展的过程中。艺术地反映生活的过程，就不仅仅是一个典型化地表现客观对象本身的过程，也是一个艺术家对生活的内涵和形式的不断深入理解和认识的过程。

我的画都是取材于深深感动过自己的生活，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表现出来。

二

六十年代我在中央美院学习时，出于对毛主席、对党、对祖国的赤诚热爱，曾画了《万里长江横渡》。国家政治生活的蒸蒸日上，领袖“极目楚天舒”的气度，深深地打动了我。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基于我对领袖的感情和对艺术的看法，在构思中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表现出他是游泳者中的一员，因此就没有把毛主席画成规规矩矩地身着中山装的领袖，而是随便地披件睡衣，想让这形象既适合环境又不是一般的游泳者，这在当时领袖的艺术形象中是没有先例的。我曾受到一些好心的老师的提醒，怕这样处理要受到非议。构图的处理上是采用了三比一的长条安排，目的是打算从形式感上使观众的第一印象就能区别于惯用的、端正庄严的黄金分割构图。为了表现出祖国的辽阔，领袖的胸怀，人民的欢悦，便以“舒”字为中心造成具体气氛：给画面留下了大块的天空；奔腾的江水，浮动的白云，在形体上也都做了主观的整理。

我画《疾风》也是一样。粉碎四人帮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怎能不为之激动？邓副主席同四人帮不屈不挠斗争的气概，集中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也是老干部的表率。开始构思《疾风》时，邓小平同志还没有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当时形象资料也很少，只是凭着指甲大的一张小照片做参考。这张画我画了两次，断断续续经过了近一年多时间。《疾风》这幅画，以“疾风知劲草”为主题，画面的背景是阴沉疾驰的流云，衬托着前面邓副主席逆风而进的身姿；为了增强动感，在衣服和几枝迎春花的造型上做了处理，吸收了某些现代西方的绘画语言。我认为，描绘领袖的作品也不能从概念出发，应当怀着真实感情，忠于自己感情的。

三

近三年来，我集中画起了风景，这种变化并不是过去预想的，只觉得这种语言能表达出我现在对生活

的感受，也觉得这样画可以表达出我在人民群众中感受到的思想情绪。在四人帮横行年代，风景最不吃香，我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画了我创作生涯中的第一张风景。

《过去·现在·未来》画于一九八〇年，构思于一九七四年第一次去黑龙江体验生活期间。当时我为了反映航标工人的生活，在开江前到了黑河。为了看开江我等了好几天。据说大风能刮开冰封的江面，但接连刮了几天的狂风江面却仍然没开，于是我非常焦虑。我披上皮大衣到船舷上一看，千米宽的辽阔江面，在阳光中非常耀眼，积雪下覆盖着厚厚的冰层，同江岸陆地仍难以区分，在上面可以畅通数十吨重的载重卡车和重型坦克。究竟何时才能开江，何时才能通航呢？面对着茫茫江面，我越发感到焦急。晚上回到舱内，在床上辗转反侧，很久很久才渐渐地朦胧入睡。酣睡中，突然感到一连串的晃动，喧嚣的人声一阵接着一阵，原来又起了大风，我霍地爬出船舱。在狂风的吹动下，沉静的江面突然裂开一道道的水槽，江上的激流，在乒乒乓乓的冰排互相撞击中越扩越大，随着江面的扩展，几米厚的冰块撞击着船身。远望江面只见白花花的流冰，在疾风中呼啸地奔流着，沉睡了近半年的江水被挤到岸上。江湾处，积冰越来越多，越积越高，巨大的冰块被汹涌的大自然威力给层层垒了起来，冰排堆积最高处竟达四、五米高。随着不断流下的冰块的挤压，有的突然在高空折断，轰的一声塌下来，再随着滚滚的江流，互相“倾轧”着前进。我站在船上凝望这自然的奇观，很久、很久……。创作的欲望油然而生，因为天还很黑只好等到天亮再画，但哪想到，清晨等我醒来跑到外面一看，风又住了，江面却只剩下了静静的流水，冰排被激怒的江流抛掷得无影无踪了，江边水中剩下的一些残冰，再也没有昨夜的凶势了。随着太阳的升起，江湾处高高的积冰也滴滴达达地开始融化了，象是在哀叹着逝去的威势。黑龙江的流冰，往往是一茬冰刚流走，上游又会流下另一茬，如是几次需一星期左右，才能通航。当我乘船追逐微不足道的残冰启程时，真是“浮想联翩”。大自然的瞬间变化，使我联想到一个历史性的哲理：一切都在按照自然规律迅猛地变化着……，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一切阻挡历史向前的力量无论如何凶顽，终会如冰山一样崩溃，历史长河在“不舍昼夜”地激流勇进，这是任何恶势力，都不能阻挡的……，一九八〇年我画了这张画，为了使有心人能顺着我的思路联想下去，于是“题以发之”，取了《过去·现在·未来》这个题目。退一步想，这张画也可以直观地作为一幅反映祖国遥远一角的壮丽山河的风景来看。

每次去黑龙江沿岸，由省城哈尔滨出发最少也要三天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在火车日夜兼程后，又需在长途汽车的颠簸中前趋。想去偏远的小镇有时还需背着行装画箱走它几十里旱路。可是在这些地处祖国边缘的小镇，竟十分显眼地高耸着一排排的电视天线，这俨然是边陲现代化生活的写照，也是一幅祖国昌盛强大的颂歌。这就是我当时构思《边陲月夜》的契机。在这张画制作过程中为了加强宁静的气氛，为了组成统一的色彩旋律，我没有按照写生的色彩规律处理画面，而是用了蓝色的基调。蓝色往往给人以宁静感，特别是在年画、连环画、动画片等群众性很强的美术作品中，月夜的天空多用蓝色去表现。为此我以钴蓝为主，降低了画面其他形象的固有色和明暗对比度，力求使形象本身的造型突出。尤其是远山同前面木屋的关系，按照一般的写生色彩规律来衡量，相差更远。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这个特定自然的美，把生活以我最初感动过的童话一般的境界的美表现出来。

我还画过一幅叫《霜降》的风景画。北方人基于生活的习俗和对乡土的爱，对霜降的来临是特殊敏感的。当时我正在黑龙江沿岸收集秋天风景的素材，“五花山”是黑龙江秋季最美丽的景象，下霜后的清晨，水气、雾气、云气由天空到江面形成一条条云断。厚重的白霜又隐没了山上斑斓的色彩，缩小了物体颜色的差距。破雾而出的太阳，放射着不再耀眼的白光，以此为中心，浓淡、冷暖不同的灰色层次，组成了一幅巨大淡雅的水墨画。我的创作情绪十分激昂，仅以二十分钟的时间，就一气呵成地画完了一张油画速写。回到画室把这张速写放大，就是后来的《霜降》。

另外在我的风景画中还有一部分是描绘古代文化遗迹题材的，这也不是预先的一种设想。

譬如，《世世代代》是我在龙门奉先寺面对高耸石崖的金刚力士构思出的。奉先寺是女皇武则天当权时，用宫中二万贯脂粉钱开凿的，可谓“善举”，其实她是想自己流芳万代。看到这个遗迹，令人不难想出

这力士当年不可一世的威武，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以往在香烟缭绕中，被人顶礼膜拜的神灵，现在已断臂身残，苔痕斑斑。风剥雨蚀，岁月冲刷同女皇的最初愿望相去何其远矣！可是，就在这草莽弥生的山谷间，不为则天武后所挂齿的野草山花却在人事浮沉的沧桑中显示着永恒的生命力。

我正是想通过我的画，着重表现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表现古代遗迹对我引起的现实感受。

在表现形式和方法上，我也做了些尝试，如：去年在北京展出的《太阳岛上》，这是我很久以来就想画的一个题材。哈尔滨人夏天去松花江游泳是最好的休息。《太阳岛上》这首歌曲吸引来成千上万的国内外旅游者。夏天松花江沙滩两岸不尽的游人，休息、游泳、划船……，五颜六色的游泳衣，随心所欲的休息方式展示着劳动者欢快、轻松、闲适的假日生活，与旧社会这里劳动者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曾动笔画了几次，但总是传达不出我对太阳岛上人们欢快的生活和那宏大场面的直接观感，画得越具体越细致，画面的容量反而越窄。一次在江北登高远眺，只见水流同人流相互呼应，阳光与波光竞相争辉，其间夹杂着船鸣、人呼、水啸，俨然构成了一首欢乐的交响乐曲。红的、绿的、黄的、蓝的，一片片、一点点的人、伞、船的斑斓色彩，杂布在碧蓝的江水中，使我猛然悟到，概括地表现太阳岛不是更好吗！我将颜料稀释，再用滴甩的办法使其尽量流畅、随便、自然，色点大小不均，忽集忽散，忽隐忽现，不考虑每一具体色点的造型，只求其整体关系的意象。等色点干透后，在画布留下的江水位置上，把更稀的颜色顺着画布的倾斜任其流动。色点是滴甩的，当然江水部分也会溅到，偶然越进江面的颜色点不仅意外地表现了水的深度、透明，还好像在水中有游动着的人。个别色彩点，用笔漫不经心地随势勾了几个“似非而是”的游船，这样，我追求的意象效果达到了。我也在想，这不太“具象”的画群众能否看懂？正思考的时候，我八岁的小女儿同她的同学来了。两个一年级的小学生一看就叫道：“江沿，江沿人真多！”一幅画能否打动观众，同观众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的。比如塞北小镇漠河所特有的自然奇观“白夜”，对没有到过那里并不知道“白夜”为何物的人，你就是给他看最逼真的色彩照片，他也不会知道这是什么。认识现实中的事物是具有“对象化”特点的。

我画《太阳岛上》、《北疆白夜》、《暮雪》，都大体上采用了这种表现方法。这些画的表现方面有对西方某些表现方法的借鉴，也有对中国写意绘画传统营养的吸收。我在《霜降》上画布之前，就曾反复地研究、揣摩过米芾、黄宾虹、李可染等我所喜爱的大师们的山水画，并用宣纸试画了几次《霜降》的构图，思索“雾蒙蒙”，“雪茫茫”意境的油画表现方法。也有人说《霜降》的天空及太阳的处理有梵高的烙印，我在学生时代确实临摹过梵高绘画的印刷品。他的激情，笔触的骨力，也许在我不自觉中投影到《霜降》上，但梵高的形象归纳与“骨法用笔”与中国画也是不无相通之处的。

四

归纳几个意思，算是我的结束语。

自然，是人们审美的重要领域，风景画就一定意义而言，也许不如风俗画表现社会生活直接，但是它的特殊表现力是不能忽略的，它可以透过自然、透过人们的自然观，表现人们的社会感受，含蓄而广阔地体现人们爱祖国、爱生活、爱人民、爱家乡的情绪。题材不能直接决定艺术品的思想深刻程度。

油画无与伦比地具有深刻地、具体地刻划人，表现人的社会活动的长处，但是这不等于它不具备或不可以概括地、“写意”地直接表现直觉感受到的东西和激情。

我永远想画我在生活中感动的事物，我不想画我没“生活过”的现实；我也不想生搬什么流派的表现方法，但是，一旦符合于内容需要，我什么手法都想借鉴。在艺术手法与技巧上我不想给自己设什么“禁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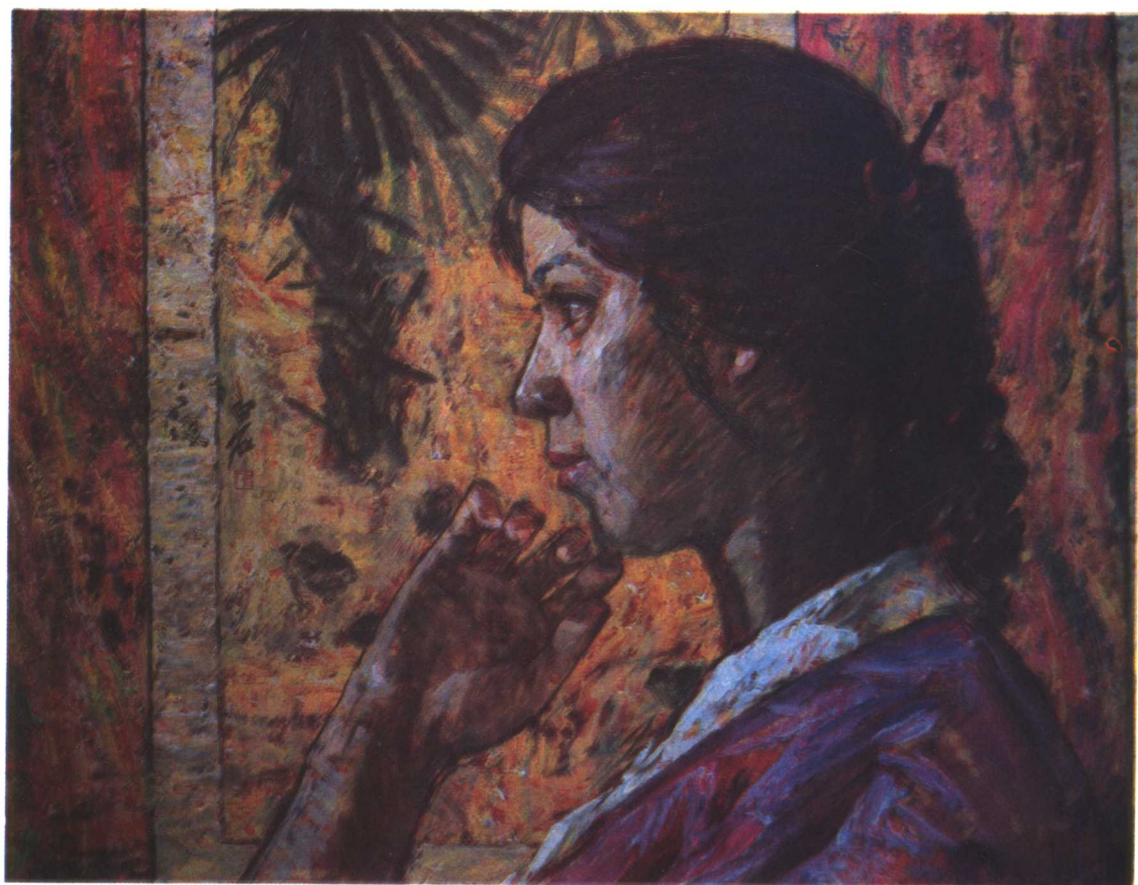
生活的发展是无可完结的，随着生活的发展，人的认识与审美力也必然地处在不断发展之中，艺术的表现方法、表现形式、表现技巧的发展是永恒的。

应当研究群众的审美习尚，尊重群众的审美要求，但是相信群众日益发展的艺术审美力和审美要求是最大的尊重。

1
丙辰春自画



2
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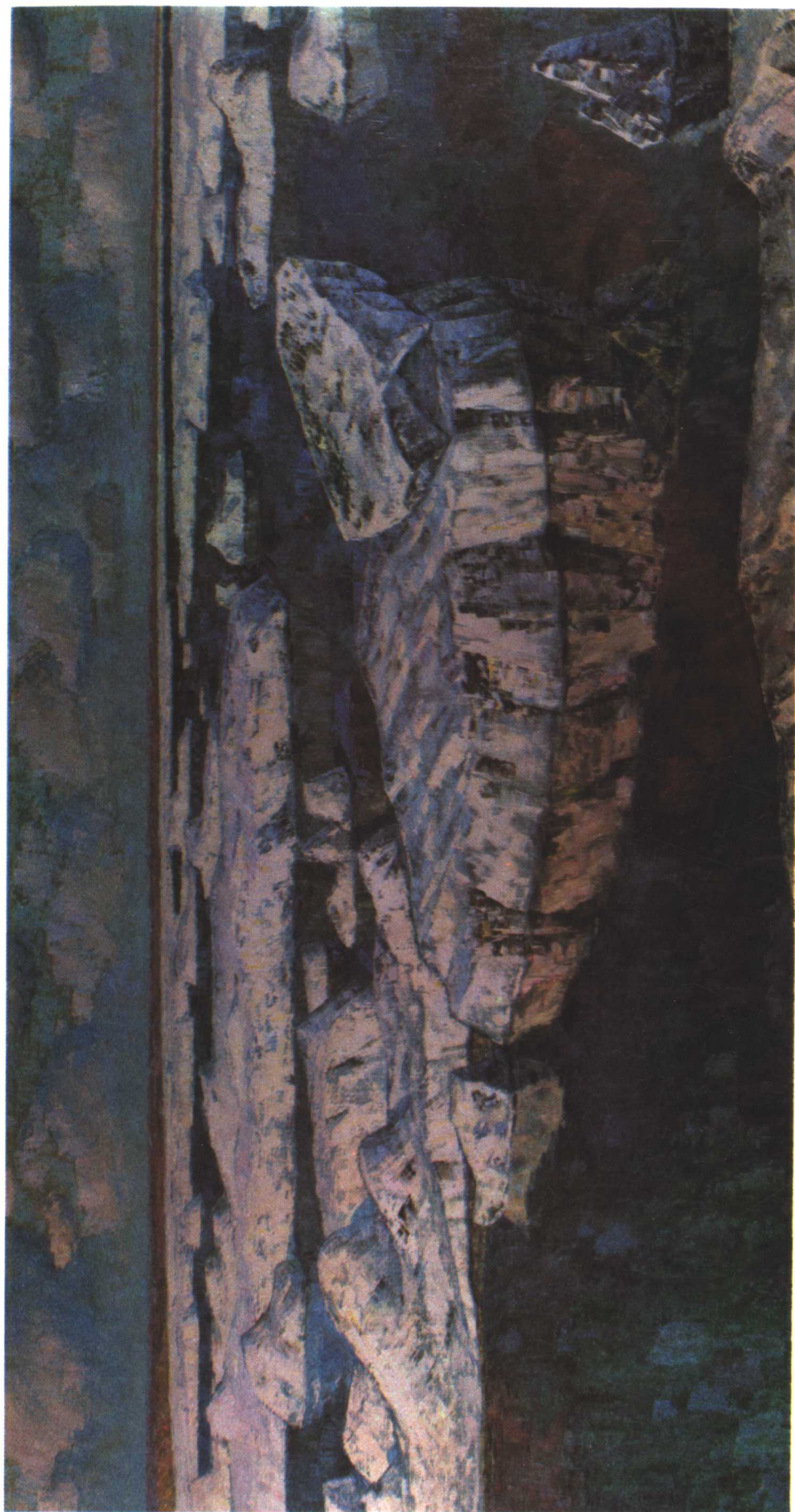
3 年年有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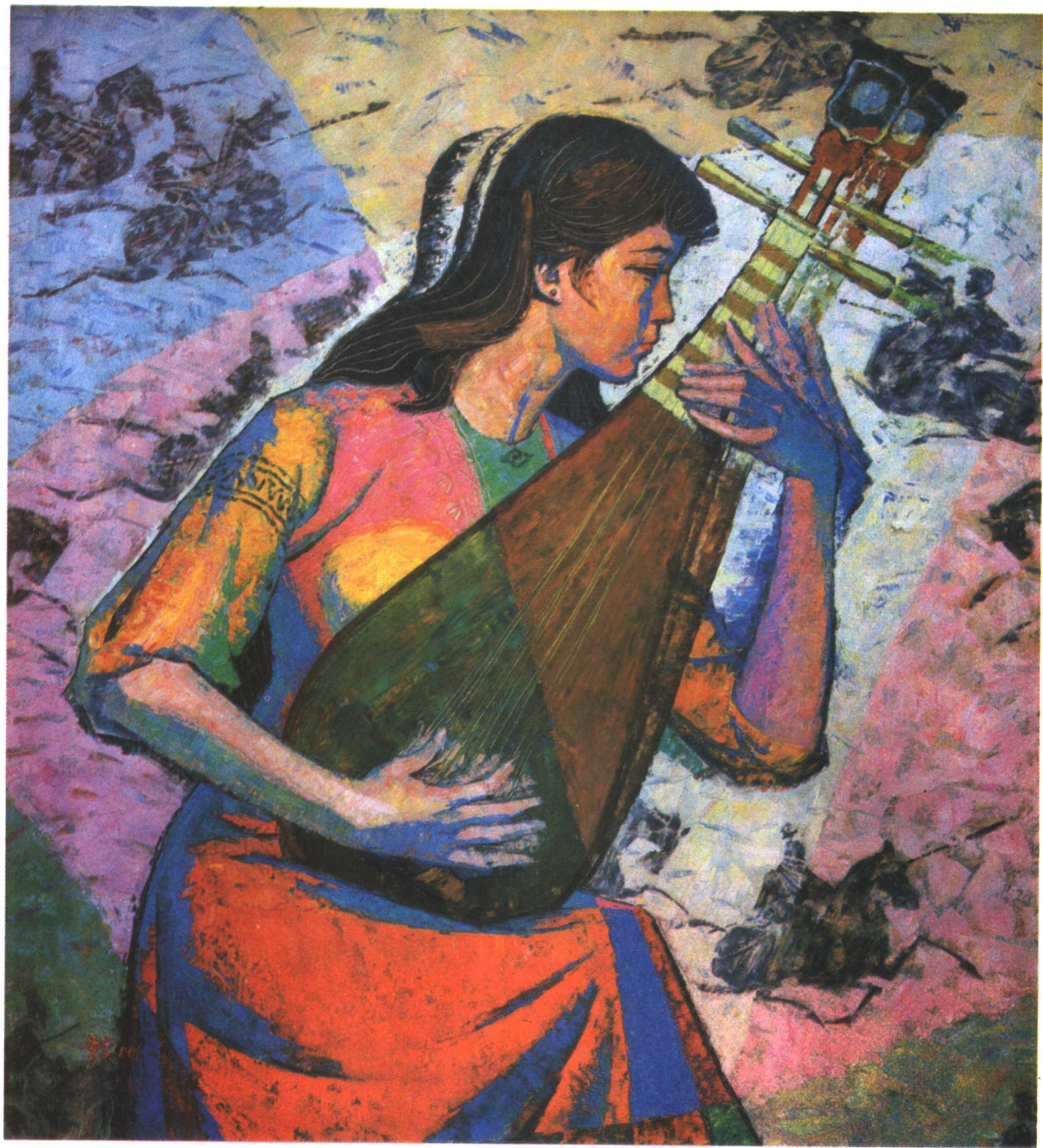
4 岁 月





5 黑龙江金秋





7 十面埋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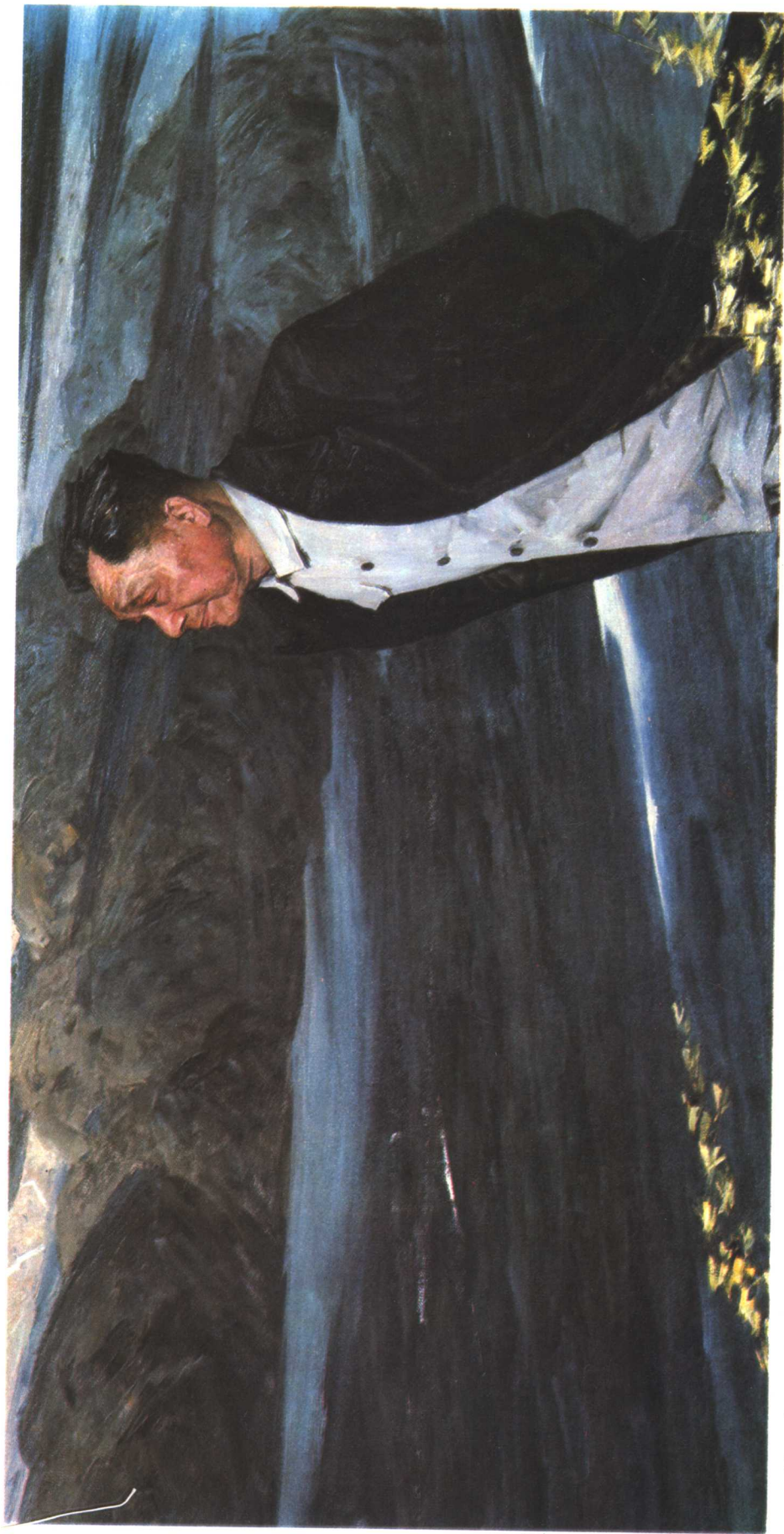


8

芭蕾舞教师



9 破 晓



10 疾 风



11 边陲月夜



12 山到五花时